

火树◎作品

纪念那场离我们最近的战争

孤胆狙击



来自一线战场的中国孤胆狙击手

根据中国军队“孤胆英雄”陈洪远真实经历改编的军事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孤胆狙击

纪念那场离我们最近的战争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胆狙击 / 火树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104-0025-4

I.孤… II.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7430号

孤胆狙击

- | | |
|---------|---|
| 作 者 | 火 树 |
| 责任编辑 | 吕 晖 |
| 特约编辑 | 孙 衍 |
|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
| 总编室电话 |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
| 发行部电话 | (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
| 本社中文网址 | http://www.nwp.com.cn |
| 本社英文网址 |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
|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 |
|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6306 |
| 印 刷 | 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开 本 | 787×1092 1/16 |
| 字 数 | 215千字 |
| 印 张 | 19 |
| 版 次 |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4-0025-4 |
| 定 价 | 29.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抉 择	1
第 二 章 进 攻	7
第 三 章 坑 道 战	13
第 四 章 脱离险境	18
第 五 章 战 友	24
第 六 章 继续前进	29
第 七 章 险 途	34
第 八 章 扶 持	39
第 九 章 征 路	44
第 十 章 陈洪亮(上)	49
第 十 一 章 陈洪亮(下)	54
第 十 二 章 遇 敌	60
第 十 三 章 军 令	65
第 十 四 章 开 始	70
第 十 五 章 怒火熊熊	75
第 十 六 章 撤 退	80
第 十 七 章 深陷敌围	85
第 十 八 章 突 围	91
第 十 九 章 再陷重围(上)	95
第 二 十 章 再陷重围(下)	99
第 二 十 一 章 食 物	104
第 二 十 二 章 分 析	109
第 二 十 三 章 尸 体	113
第 二 十 四 章 乐 观	118
第 二 十 五 章 突如其来	123
第 二 十 六 章 恶 化	127
第 二 十 七 章 危 急	132



第二十八章	转 机	137
第二十九章	出 发	141
第三十章	分 离	146
第三十一章	敌 人	153
第三十二章	出 击	158
第三十三章	激 怒	164
第三十四章	偷 袭	170
第三十五章	奔 袭	176
第三十六章	瘴气林(上)	182
第三十七章	瘴气林(中)	187
第三十八章	瘴气林(下)	197
第三十九章	突 围	203
第四十章	对 阵	209
第四十一章	谎 言	215
第四十二章	战 友	220
第四十三章	突 变	225
第四十四章	坚 守	230
第四十五章	兄 弟	235
第四十六章	阻 击	240
第四十七章	狠 劲	245
第四十八章	分 别	250
第四十九章	回 援	255
第五十章	死围(一)	260
第五十一章	死围(二)	266
第五十二章	死围(三)	272
第五十三章	死围(四)	277
第五十四章	死围(五)	282
第五十五章	救 援	287
第五十六章	抵 达	293
第五十七章	日 记	298



第一章 抉择

刚刚经历过炮火洗礼的39号高地，像上演哑剧般地宁静，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弹坑，到处都是隐隐闪现的子弹壳。浓浓的火药味与丝丝的血腥味混杂在一起，浑浊地飘浮在大雾弥漫的湿气中，让人不忍多看、多闻、多想。

异样的寂静中，一切显得是那样怪异。

突然，一个被树枝和树叶覆盖的炮坑中发出一丝异响，树枝向上微微动了动，接着，树枝连续晃动了几下，最终，一颗脑袋猛然伸出来。

灰头土脸的陈洪亮，拼命抬着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眼睛却机警地四处扫描着。可惜，大雾遮挡住了一切，能见度只有五六米，他只能用听觉来感知周遭的一切。

确定四周没有异常后，他长长地吐了口气，放心地摇了摇脑袋上的尘土与树叶。爬起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枪，还好，被炮弹所炸起的气浪震晕后，他被树枝盖住，而AK-47就躺在他身旁不远处的草丛里。

捡起枪，退出弹夹，看了一眼，再上膛，机敏地四周瞄了瞄，迅速摸到一棵大树底下，这才检查起全身的伤势：“真他娘的点背，刚冲得起劲，却被炮弹给炸晕了。这脸丢大了！”

全身完好无损，四颗手榴弹还在，弹带也在，可背包不见了，想喝口水来润润干涩的嗓子，拿起挂在山上的水壶一看，结果着实让陈洪亮生气了一把，



却又稍稍庆幸了一下：水壶的底部已经不知道去哪儿“闲逛”了，不过看着那被削得很平齐的地方，陈洪亮估计是自己被气浪炸飞时，水壶的底部被一块大弹片给闪电般地削去了，如果没这水壶替自己挡一下，那自己的小命就得玩完。

越没水喝越觉得嗓子干涩得难受，陈洪亮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刚要大喊一声，但立即又闭嘴。不知道自己被炸晕过去了多久，战场上的情况如何，只记得自己所在的连队接到的命令是：趁夜攻下39号高地！可在此之前，敌我阵地犬牙交错，两边的人员在这片地面上是格外混杂，在夜色中双方的小规模战斗那是家常便饭，还真有些“热闹”。只是现在，不知道战果如何的他哪里敢喊，只好用舌头舔了舔干瘪瘪的嘴唇，猛动了几下喉结，努力平息自己内心的焦躁与不安。然后摸索着又爬到一个离此几米远的灌木丛里隐蔽起来，看着暗淡无边的天色，等待时机……

全身酸痛的陈洪亮抱着枪，想了很多，内心很复杂，最终，他在半惊半醒中，熬过了这难忘的夜色。

太阳露脸的那一刻，陈洪亮警觉地醒过来，大雾散去，他却见到了永远铭记于心的一幕：一名和他同一连队的战友的遗体就在离他七八米之外的小树下躺着。烈士的下半身已经没了，残缺的身躯下，流洒遍地的鲜血已经变得淤红，但他双手仍然紧握着上了刺刀的AK-47，满脸都是淤血，双眼大大地睁着，透出一副痛苦与不甘心的神色……陈洪亮小心地向四处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爬向那名战友，用手轻轻地合上烈士的双眼。

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微微叹了口气后居然轻声说：“兄弟，渴死我了，借口水喝。”

然后还看了烈士一眼，仿佛听到烈士对他点头答应了似的，陈洪亮竟然笑着拿起对方的水壶，痛快地喝了个够，再把水壶放回去，又看了看烈士，拍了拍烈士的肩膀，最后才站起来，仿佛这名烈士还活着一样。别人可能会以为他是疯子，但只有经历过战火的军人才明白：战场上，每一位烈士的遗体都应该得到尊重，这也是对“军人”二字的崇敬。陈洪亮是多么希望兄弟都能平安回家，可战争哪有不死人的，敌酋不灭，战斗不休！

看来，这场大战还在继续，不然，早就有人来收烈士的遗体了。

想了想，他看了看四周的高地，然后弓身，踩着猫步，向39号高地上一路冲去。

沿途他又发现了几具冰冷的尸体，敌我双方的都有，越向上面越多，可见

战斗之激烈。但他并没有停留,像正在冲锋的战士一样冲上去,因为他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身为军人,命令大过天,只要自己还活着,那就得去完成任务,别的事都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二十分钟后,他站到了高地顶端,一圈圈的环形战壕上,到处都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子弹壳,到处都是暗褐色的鲜血,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弹坑,敌我双方的尸体铺满了大地。在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没有一丝火光,却有大火烧过的痕迹,代表着自己连队的任务早就完成,这反而让陈洪亮一时间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就这么回去?想想原因,自己都会觉得脸红,今后有何脸面去面对战友、亲人,更何况自己还是名党员,一个班长;可如果向敌人的方向杀去,那又该往哪个方向去才最合适?

“叭!叭……噌噌……轰!轰……”就在他躲在战壕里琢磨着该往哪儿走时,四周毫无征兆地响起了枪炮声,瞬间就猛烈增大,预示着远处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陈洪亮刷地一下站起,激动地四处张望,可惜,四处的枪炮声都很密集。

“娘的,不管了,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吧,碰到友军就和他们一起杀敌,碰到敌人就打,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不然我这身军装就白穿了。”想了想,他猛地一拍大腿喃喃自语。掏出指北针,大体确定了一下方位,然后朝着枪声最为激烈的南方摸去。

高大密集的森林很好地遮盖住了他如独狼般的行踪,可远处的枪声却有些变化,一时这边密集些,一时那边又猛烈些,潜行了个把小时的他在一个三岔口停下了,两边的枪炮声与喊杀声都很猛烈,两边的山体都不那么起眼,上哪处好呢?

举棋不定,左右看了看,他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小路,而且从路面上看,这条小路明显和两边的路不同,一看就知道是新近才踩出来的,因为路边的草枝都还有明显的被碰断或踩弯过的痕迹。

陈洪亮记得军事地图上好像没有标注这儿有条小路的,可抬头看着小路延伸的方向,弯弯曲曲地通向一个无名高地。陈洪亮定了定神,决定到这高地上去看看。

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在他就要到达高地的顶端时,他发现周围泥土上的鞋印越来越清晰,从鞋印的花纹上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军的,这让他精神振奋,同时也更加警惕,不得不爬行前进。

此处,山体不高却很大,周围都是青青的森林,山顶却是光溜溜的一片白



灰色岩石地带，鸟儿在树枝上鸣叫，微风吹过，晃动着树枝与半人高的草丛，在这炮火横飞的战火环抱中，这儿的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安宁与美好。

就要到达山顶了，陈洪亮越发谨慎，双眼如炬般四处扫描，身子跟猫似的十分敏锐，紧握着枪，一步一步地向前潜行……

又向着侧面爬行了十几米，突然发现树林中隐约能看到几间掩饰得很好的小草屋和环绕高地的战壕，他估计这可能是敌军的某处警戒阵地，人数应该不多，自己应该有能力解决。惟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周围怎么没有哨兵？

连个明哨都没有。可能有暗哨（潜伏哨）吧？他看了看山顶上那光溜溜的岩石和周围那半人高的草地，没办法，只能从高地的西侧绕到高地的南侧去接近对方了。

于是，他悄悄地低头，利用平日里训练时常练的爬行动作：尽量趴在地上，双手拿枪，手拐子为发力点掌控着方向，身子贴地，双脚合拢，用脚趾和脚腕向前发力，尽量减少身体与周围草丛的接触宽度，就这样，他像四脚蛇爬行一样，快速而小心翼翼地向下爬行。

每爬行一小段距离，他都会停下来，等待几秒钟，然后稍稍抬头，确定周围的环境与方位，等上十几秒后才又开始爬行。

就这样，他爬爬停停了十几分钟，离那第一道环绕高地的战壕还有二十多米远时，他忍着疲惫的身躯，停下来，想换只手。就在他刚要继续爬行时，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右前方十几米，也就是那个战壕的转角处，有个灰红色东西猛地闪现了一下。吓得陈洪亮一愣，立刻停下动作，再缓缓地趴下，借着周围的杂草，努力让自己的身子比它们还要矮，心里快速地分析那红点到底是什么：红外线？不可能；鬼火？开什么玩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灰红色的呢？

十几秒钟过去了，他缓慢地抬头，瞄了那地方一眼，什么也没有，却在眨眼间又见到了那个灰红色的亮点闪了一下。

陈洪亮缓慢地低头趴在草地上思考着，可思来想去也没想明白，他不得不绕道去“访问”一下对方，好搞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在他轻手轻脚地正要转身时，无意中瞄了身后的那片树林一眼，他惊喜地发现，大雾虽然散去，可因为四周都是树木，一切东西都有点灰蒙蒙的，加上那红光一闪一闪的，顿时，陈洪亮脑袋里灵光一现：烟！对！是有人在吸烟，那小小的红色亮光在大雾中看上去就是灰红色的。



为了确定自己的想法,他小心翼翼地边盯着那地方边爬到左边几米远的一棵大松树下,利用大松树做掩护,捡起一块小石头,趴着,看了看,然后用力向那地方的上端草丛里扔去,自己则利用环境谨慎地观察着。

“咚”的一声轻响后,陈洪亮就看见一名敌人立即从战壕里探头出来,端着枪东张西望,搜索可疑目标,观察了十几秒后,看看四周没动静,大概是觉得刚才的响声可能是老鼠之类的小动物而发出的,他骂骂咧咧地又缩回了战壕内的猫耳洞里。

这还不是明摆着,这家伙是敌人的潜伏哨,不过陈洪亮知道,任何军队的潜伏哨都不好对付,而自己想要悄无声息地干掉这家伙,那是难之又难,更何况,自己也不知道敌人在这个点上到底安排了几个人,与其为了消灭这个潜伏哨而惊动了周围,还不如直接杀向敌人的正中心。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道理谁都懂,自己的一条命去换对方的一条小命,很划不来。说得难听点,就算要换,也得换个大的。

想到这儿,陈洪亮又小心地看了看四周,发现从此处直接向下绕道去东面可以很好地利用地形,因为四处都是高大的森林与半人高的草丛做掩护,敌人不会那么容易发现自己,于是,他又慢慢地从高地的南面摸到东面。

在离此处的第一道战壕还有两三米时,发现前方转角处的战壕里又有一个东西在微微晃动着。

难道又是敌人的潜伏哨?

陈洪亮的精神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因为敌人安排的潜伏哨越多,说明这地方越重要。他立即向后退了五六米,然后借着草丛从侧面向那爬去,总算能看清楚了,可一看见那个微微晃动的东西后,他心头一喜,娘的,原来是两名敌人正拿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向山下观察着,其中一人还不停地对另一个拿望远镜的家伙说着什么,这就等于在告诉陈洪亮:这两人都不是士兵级别的小人物,最少也得是个连级干部。

也许是他俩压根就没想到此时此地会有我方人员悄无声息地摸进来,所以他俩都没注意周围的动静。

陈洪亮向四周瞄了瞄,他不敢贸然从战壕里去接近对方,一般来说,战壕里都会有士兵的,最少也得有潜伏哨,刚才的那个潜伏哨就是最好的证明,想了想,还是直接从自己这面,利用草丛做掩护去接近对方吧。

想干就干,陈洪亮慢慢地低头,轻而缓慢地向对方爬去。像接近猎物的狼一样,他死死地盯着对方,既小心谨慎又有些兴奋,每一步都爬得是那样仔



细而缓慢，慢慢地，慢慢地靠近，离对方只有十几米距离时，他停了下来。

别的不敢说，可如果自己在白天，连这十几米外西瓜似的脑袋都打不中的话，那也就不配拿这枪了。

趴在草丛里，慢慢举枪，缓缓瞄准。也许是有些激动吧，他的枪口居然微微有些颤抖，他不得不暂停下来，然后把整个头都埋在草丛里，用力地吸着草丛里那泥土与草叶混合的刺鼻异味，这让他脑袋里紧绷的神经稍稍地得到缓解。觉得心神稳定后，陈洪亮才把手指放在扳机处，冷冷地看着目标，默默地等待那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五秒钟过去了……敌人姿势都没变，陈洪亮不急。

十秒钟过去了……敌人依旧在边看边交谈着什么，陈洪亮还是没有机会，但他心态平稳。

二十秒钟过去了！敌人跟被点穴了一般，陈洪亮的心里开始有些紧了。

半分钟刚一过，机会来了——

机会到底是来了，只见原本都侧身背对着陈洪亮的两名敌人，一人突然转身站直了对另一人说着什么。此时，他正面对着陈洪亮的方向，最主要的是，从陈洪亮的那个点望去，现在两人是成直线了。陈洪亮哪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搭在扳机处的右手食指猛地向后一弯，冷酷地扣动扳机。

第二章 进攻

“叭！”一声轻微的闷响中，一颗子弹旋转而出，在空气中闪耀而过，却像是打入水里一样，带点空气，逐渐形成一圈圈逐渐扩大的水纹，毫无阻挡地就闪射刺入那名正在解说着什么的敌军军官的左后背。那名军官猛地向前一挺，立即就软倒在地，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嘴里流出，他的视线逐渐模糊，最后，永远沉入了黑暗之中。

而那名拿着望远镜的家伙，正在边看地形边听着旁边之人的解说，却突然发现没了声音，奇怪地偏头看了眼，一愣，下意识地快速扶住对方，接着他猛地醒悟过来——有敌情！

可惜，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短短的半秒钟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这家伙习惯性地站起来，边向四周搜索边要掏出手枪，嘴巴张开刚要发出声音——可惜，他那把精致的手枪只能永远停留在他的枪套里了。

“叭！”

枪响人落，子弹就好像打中了装满红水的气球里一样，他的眉心处出现一个小洞，鲜红的血液暴射喷出，形成一股红色的气体，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一条金红色的彩桥一跃而过，却又迅速地坍塌，最终，在大地的召唤中回归土壤的怀抱。和先前那人一样，他没做任何挣扎就倒在了地上，稀里糊涂地离开了这美丽而又残酷的世界。



陈洪亮现在可没时间去激动。不！应该说他是在激动，只不过他是“激动”地往后快速退去，一连退了二十多米远后才停下来，趴在地上，稍稍抬起头观察，确定没什么动静后，才机警地向原先位置爬去，一步越过第一道战壕，就地一滚，然后又趴在地上，爬向高地。

四周的枪炮声很好地为他掩饰了一切，以至敌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会儿有人来“捣乱”。

来到高地顶端，也就是草丛和那光溜溜的石头接触部分，他埋伏起来，四面观察，等待时机。先是长长地吐了口已经憋了老久的气，面色激动得都在发着红光，握枪的双手手指来回地紧握后又张开，激动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枪口，就更别提他心里的那个激动劲儿了，都忍不住想一路杀回去，直接去对排长或连长说自己刚才的刺激经历……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见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冷静下来后的他才开始想着该转移隐蔽点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击声和冲锋声，其中，东西两面的声音最为激烈，但陈洪亮没那心情去观察别处的战况，因为他自己又遇到了敌人。

刚要移动，右边不远处传来了叽里呱啦的喊叫声，声音虽然不大，却在这山顶上听得格外清楚，陈洪亮想了想，觉得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看看对方到底在喊什么。

战场上，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只要见过血，体验过枪炮声，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他的心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实战，是硬道理！

也许是受到了刚才所经历的事情的鼓舞，这次，他可是一点都没后退，而是直直地向右边声音来源处爬去。

爬了三十米左右，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凹地里潜伏下来，因为他看见四个敌人抬着一挺高射机枪，拿着两把铲子和武器正向自己走来，陈洪亮随着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而逐渐紧张起来，默默地观察着彼此间那越来越远的距离，握枪的手都捏出汗来了。

四十米！

三十米！

二十米！

十五米！

见对方和自己的距离已到达最危险的境地，陈洪亮做好了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打算，默默地摸出颗手榴弹，拧开盖子，右手拿着AK，左手拿着手榴弹，

走卧

线头用牙齿咬着,他都想好了,对方一接近自己十米的范围时,就扯掉引线,然后数两声就扔,一等手榴弹炸开后,端起 AK-47 就把子弹全打过去,然后趁乱冲过去进行刺刀战……最后,用光荣弹和随后而来追捕自己的敌人同归于尽。

可惜,敌人没给他这当烈士的机会。对方在离他还有十二米左右距离处就停了下来,他们也和先前那两名敌军军官一样,完全没想到死神就趴在自己十几米外的地方,正阴冷地注视着自己。

放下高射机枪,四人开始用锄头和口袋构筑射击阵地。

看着四人干得那起劲样,陈洪亮等待了一下,没见到有更多的敌人跟来,再悄悄地环顾四周,同样没发现其他敌人,于是,他边等待时机边把手榴弹盖好,放回去,然后端起枪,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一样,用力地握了握,咬牙等待着,像狼一样地潜伏着,等待着最佳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四人中,两人正在挖土,一人正用口袋接着土,而另一名敌人原本是站着歇息的,可被那拿口袋的人说了句什么,他也弓下身子,捡起一个口袋去接土。

陈洪亮狠狠地抓住了战机,突然跃出草丛,端着冲锋枪就一阵猛射。

“叭!叭……”四个敌人,从左到右,第一个敌人后脑袋与屁股处各中一枪;第二个是胸口上被扫中三枪;前两个都是在毫无防备时给干掉了,第三个也差不了多少,他微微一愣,然后右眼被打暴,直接倒地;第四个家伙最为倒霉,也就是那个要同伴和他一起拿着口袋的家伙,他比较机灵,一听见枪声就顺势扑倒,在前两个同伴中枪时,他就开始沿地滚动,手也开始摸向自己腰部的手枪,可惜,他这样醒目的动作立即就成了陈洪亮的重点照顾对象,顺道解决了第三个后,陈洪亮想也没想就边向他冲边把剩余的子弹全“赏赐”给了他。

一气打完了这个弹夹后,陈洪亮才快速趴下,他不敢停留去察看自己的战果,而是立即在爬行中迅速换掉弹夹,竖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一直爬到一片森林里躲在一棵大树下才回头看了一眼。见没人追来,这才改道,赶紧转移到第二道战壕的一个坑道里的猫耳洞内再次隐蔽起来,听结果,等时机。

又干掉了四个,加上先前的那两个敌军军官,自己总共干掉了六个,嘿嘿!就算自己在这里“光荣”了,也赚了五个,划得来!陈洪亮紧握着枪,面色激动,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打到这分上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谁都懂,现在,得到极大精神鼓舞的他,信心自然是满满的,



想的就是怎样才能去多杀几个敌人，而不是去逃命。

过了大约一刻钟，他仔细地听了听，周边没动静，再悄悄地伸出脑袋对周围瞄了瞄，确定没敌人后，他才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顺着坑道向外摸去。每走一小段距离他就要停下来观察一会儿，然后又弓着身子，踩着猫步潜行。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是碰到了敌人，人少就干掉对方，一般的就用手榴弹开道，然后趁乱冲杀过去，人多，自己就隐蔽起来。

也许真的是胜利女神把自己的笑容对准了这位战场勇士，一开始就让陈洪亮稀里糊涂地摸到了一条通向敌人一个指挥部的路，当陈洪亮果断地选择了进攻后，她又把祝福送给了这位英雄。不知是敌军真的麻痹大意了，还是因为远处炮火与喊杀声的掩护，这里的人居然没人发现刚才小型战斗中的枪声。

更让陈洪亮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的自己沿途走来，居然连个敌人的毛都没见到一根。虽然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可凭着自己先前对敌军的战斗中所打下的勇气，依旧充满信心向前杀去。

越走心里越奇怪，就在坑道和战壕交叉口的转角处，他看见坑道开始向下延伸。

坑道里面有些黑暗，陈洪亮机敏地先四下看了看，发现在坑道两侧和顶部都有粗大的圆木支撑着，入口处还有树枝和草叶等伪装物。很明显，这是一个藏兵洞的出入口，而从圆木的陈旧度上看，这显然是才挖掘不久，难怪我军的侦察人员没发现这儿了。

看到这些，陈洪亮心里反倒是没主意了：是进去？还是不去？

进去！不知道里面到底藏了多少敌人，自己能不能全部干掉？如果没有消灭完这里的敌人，自己反而先牺牲了，那这里的情况谁去向上级报告？更主要的是自己不知道在这个坑道战中，一个人该怎样去单挑一群？不去！如果自己就这么回去了，就凭自己杀了六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名军官，自己肯定会得到奖励与提升的，更何况，自己把这里的情况向上级一反映，上级自然会派人来收拾这儿的敌人，自己也能得到嘉奖。可万一在这个时候，友军从这里路过什么的，遭到伏击或暴露了，那将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在这儿……想想，陈洪亮还是横下了一条心，觉得自己既然发现了敌人的这个点，那老子就有义务去消灭它，最少，也得让这儿失去它原有的作用！

从里面传来了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和叽里哇啦的喊话声，声音很大也很乱，让陈洪亮心中陡然明亮了起来，虽然听不懂他们吼什么，可那电报声还是



很清楚地立刻就告诉陈洪亮这代表着什么——这是敌军的一个指挥部。

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让陈洪亮疲惫的神经快速上升至顶点,强烈的战斗欲望使他再次恢复到亢奋状态,紧握着AK,侧身仔细倾听着里面传出的各种声音,他一扫刚才瞻前顾后的想法,立即就把所有思维都转向了该如何去消灭这股敌人的方向上来了。

按一般的兵力部署来讲,一个指挥部,因其身处战场中间或士兵的后方,所以部署在周围的警戒人员不会太多,而现在,自己在周围没发现多少敌人潜伏哨,现在自己站在这指挥部的出入口,可以说是“关门打狗”了,就看自己有没有胆量去宰了这条“狗”。

陈洪亮立即摸出坑道,爬到坑道上方的一片树林里,端着枪,背靠着一棵大树,眼睛盯着这个出入口,脑子里却快速思索着办法: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估计全歼敌人的希望不大,再怎么,里面也应该有五六个人,他们又不是自家喂养的羔羊,任宰任刷而不反抗;从外面去吓唬敌人,让敌人自己出来?靠!开什么玩笑,敌人一个电报或电话,他们还没出来,自己就得等着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敌人……到底该怎么办?

陈洪亮快速思考着,突然,他灵光一闪,有了!任何一个坑道里都会有通气孔,只要找到这个通气孔,然后……嘿嘿!

说干就干,陈洪亮立即就向洞口周围看去,在观察地形时也顺带关注着周围的敌情,可惜,他搜索了几分钟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不服气地立即站起来看,结果依旧一样。

如果敌人光靠那个坑道为通气孔,打死他都不信,陈洪亮就那死脑筋脾气,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他铁了心非要找出这东西在哪儿。

在观察完前面的情况后,他绕到大树后面观察起坑道上方的情况,在仔细的搜索中,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按说在这样的森林里,尤其在周围树木与草丛长势一片良好的情况下,四周都应该是绿油油的一片,可在离自己七八米(他此时与那指挥所入口的距离有八米左右)的地方,草丛却稍稍发黄,而且,明显密集了些,平时,大家不会太注意这点小变化,可此时,陈洪亮却跟看明灯似的看到了它。

陈洪亮心里一阵异样的惊喜,但他克制着自己,因为在新兵入伍时,教导员就告诫过自己:越是在成功的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不然,很可能就因为自己的一个激动而功亏一篑。现在自己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个指挥所,一时半会儿它也飞不上天,不急。

他慢慢地趴下，小心翼翼地爬过去。短短七八米的距离，他硬是用了近一分半钟，可见他是何等小心了。

先用手轻轻压了压草丛，不错，确实有些松软；然后轻轻地、谨慎地、一点一点地揭开草丛，一个二三十厘米的大洞就出现在自己眼前，洞口上还用七八根大木棍相互排列地架着。

取掉木棍后，陈洪亮偏头往里面一听，心里大喜，里面传来了清晰的通话声与电报声，表明这个通风口处在这个指挥所的不远处，再确定地听了下相互间的距离，估摸着有三米左右。

想了想，他把枪调到单发状态，然后抓了把野草，撮成一根半米左右的草绳，再从腰部抽出三颗手榴弹，绑好，打开手榴弹下的盖子，拉响引信，手榴弹立即嗤嗤地冒起青烟，心里默数了三声，双眼一寒，一咬牙，顺手就把手榴弹从通气孔里扔了进去，他也立即扑向左边，就地一滚，然后抓起 AK 就向那个坑道入口处冲去。

关门打狗，既然打了，就得一击而中，绝不能给它喘息反扑的机会。